



福音的自由性

加拉太書解經系列(六)

韓國 盼望教會 郭善熙牧師



郭善熙牧師被稱為韓國「本世代最優秀的講道者」。講道是他牧會的最大武器。

一如他所說：「這四十年來，我惟一做的就是講道。」他是擺上生命來講道，曾以系列解經講道，帶動盼望教會復興。

經文：加拉太書二章1至5節

保羅保羅是外邦人的使徒，作為外邦人的使徒，他有自己的神學。爲了建立這一神學體系，他花了「阿拉伯三年」的長久時間。各位能看出保羅在禱告的同時，仔細查詢聖經脈絡，還制定了傳教策略。保羅的傳教策略，不是單純定計畫定日程，也不是

講道集



如何解決傳教費用，見什麼人，在哪裡建立教會等等，不是為這些問題費盡心機，他以聖經和神學，就是以福音作為根據，制定傳福音策略，向外邦人傳揚。

向外邦人傳福音

保羅開啓了決定性的作用，他在這方面的影響，一直持續到現在，是一位重要人物。為了制定傳教神學策略，他一定有過苦悶，因為記錄聖經的背景是希伯來文化圈，雖然新約聖經是用希臘文記錄的，可是內容和方法都是徹頭徹尾的希伯來式，是東方式。雖然對這個問題，神學家進行過長期爭論，可是得出的結論仍是，記錄聖經的文化背景是希伯來文化圈。

宣傳真理、傳遞福音，都需要藉言語來表達。語言是有概念的，還關係到傳話者和受話者的人格問題。一句話當中是帶著文化背景。神賜我們祂的話語時，在猶太文化的背景之下，藉耶穌與我們接觸。耶穌來到伯利恆，來到希伯來文化圈的猶太主義者當中。耶穌走入律法體系，完全進入希伯來文化圈，耶穌基督傳福音給這文化圈內的人，傳講天國及神的道。

福音是永恆的真理，但最初就是從希伯來文化傳入這世界，所以，解釋聖經要充分理解希伯來文化同時挖掘其中的內容，悟出其中道理，這叫講解聖經，也叫解釋聖經或聖經注釋。

在傳給別人的時候，要精通受話者的語言，比如我在研讀新約聖經時，就要讀希臘文聖經，找出希臘文聖經原意，完全理解概念，再向大家講經時就要用我們慣用的語言。而且不能按原意分





享，這樣很難懂，要尋找日常生活中的題材作為例子來講解經文，這就是講道，即講解聖經。傳福音就是傳講聖經，是講解神的話，用難懂的神學用語說明，就是「成肉身」（incarnation），是神學的「成肉身」使命。

保羅領受蒙召的巨大使命，直到今日，人們對他所做的工評價仍舊很高，因為傳福音是非常艱鉅的使命，福音雖然出自耶穌基督，倘若要向外邦人傳福音，必須在希伯來文化背景下理解福音，再把福音裝入希臘文化器皿後向外分送。

這段過程中，有個問題必須要小心。前不久，西方人和中國人來我們教會講道時，不是有翻譯嗎？再也沒有比擔任翻譯更難的事了，先要聽清楚講員所說的內容，然後清楚翻譯為我們慣用的語言。所以，掌握母語是第一步，外語水準再高，若不能靈活運用母語，還是做不成翻譯。整理單字和概念，有完全的把握以後，再翻譯成另外一種語言，沒有時間躊躇，所以容易失誤。

很久以前，將近百萬名信徒聚集在汝矣島廣場，聽比利格萊恩牧師講道。比利格萊恩牧師登上講台，看見人山人海，用了thousands of people，意為人數眾多，卻被譯為數千人，一下子百萬人降為數千人，這是極大的失誤。翻譯沒有轉達正確的意思，可是，意思轉達清楚了，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感覺不易被轉達，有些是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感覺。

在翻譯過程中容易抹去或減弱原意，所以我不大喜歡翻譯，不願意向外國人講道，神的寶貴話語在傳達過程中，這裡加那裡減的，相當讓人難受。有時，甚至被翻譯得牛頭不對馬嘴。所以，即使很辛苦，為了傳福音就要努力學好語言。





應該如何向外邦人傳福音呢？這是保羅的苦惱，誕生在原汁原味希伯來文化背景的福音，卻要以外邦的哲學方式來說明，這是極為艱難工作，傳講的內容為「希伯來式」，而說明時所用的單字和哲學概念卻是「希臘式」，如此傳遞福音，若是稍有差錯，特別是神的話和靈性可能沒有表達完整，卻被增減，就會成為大問題。

信仰形式不同，福音卻是一樣

來看主題經文，就足以知道保羅所面臨的難題，他不辭辛苦向外邦人傳福音，還是引起非難，猶太人更是忿忿不平，在他們看來，保羅把希伯來宗教改得面目全非，關於這一點，保羅以外邦人使徒的身分進行爭辯。

使徒行傳十五章出現保羅在耶路撒冷公會受指責及他為此解釋的情景，用來盛裝的器皿和裝進器皿的東西，是兩種不同的事物。就以人來說吧，相貌和人格不一樣，同樣道理，器皿和器皿所裝的東西也不一樣。

裝入器皿的東西一樣，器皿卻有不同；福音永遠不會改變，可是盛裝福音的器皿，也就是文化背景時常改變。所以向外邦人傳福音，需要了解外邦人的特性、文化、語言，這叫作信仰形式不同。信仰形式會隨文化或宗教背景，知識或偏見，社會背景或身分而改變。

想得簡單一些，我們每個人的生活方式不同，教會也一樣，我們盼望教會有我們自己特有方式，與別的教會不同，盼望教會的信徒偶爾去其他教會，馬上會有這種體會。福音是惟一的，耶穌基督





也是惟一的，信仰表達是惟一的，但方式不同，以下再舉幾個例子說明。

信耶穌之前是傳統民間信仰的人，常有喜愛熱鬧的毛病，因為這是習慣，不易改變，一安靜就沒有精神，只要熱鬧就很來勁，所以這樣的人不喜歡安靜的教會，他們喜歡拍手，動動身體，呼喊等等。

有儒教文化背景的人，強調權威，強調選民思想，帶有很強的階級意識，服事也不是出於奉獻，乃是為了抬高自己，另外，有佛教背景的人，喜歡把基督教改成冥想宗教，稍有熱鬧就會不滿，他們喜歡安靜。

所以，每個人習慣的方式多少會有不同。從其他教會來的人，也很容易認出來，上次查經班的時候，就有一個人拍手唱讚美詩。





因為每個人、每間教會方式各有不同，想統一比較難。還有一件趣事，以前天主教是合掌禱告，而新教是合指禱告，手勢不一樣，為什麼呢？因為天主教合掌，新教不願意一樣，就改為合指禱告了，這叫做不同現象。不喜歡的人怎麼做，我偏要做的與他們不同，每一個人的方式都有不同，所以生活中會看到各式各樣的方式。

國家、地區、個人都有自己的方式，因為語言不同，問題更加複雜。想要向外邦人傳福音，而且又不是只有一個國家，在向不同種族的外邦人傳福音時，保羅遭受多少苦難，大家可想而知。

務要知道，形式也許會有不同，福音只有一個，猶太人有自己的特殊文化，有很深的宗教背景，與外邦人有截然不同的方式，可是不管怎樣，這些只不過是器皿，是包裝，裡面的內容相同，福音相同，猶太器皿裡盛的和外邦器皿裡盛的都是同一個福音，應該要承認這一點，猶太人卻不願承認，所以猶太方式和外邦方式有了衝突，出現了「教派紛爭」。

過去和現在都是因為這個原因而分裂，天主教和東正教的分裂，一方是希臘人，另一方式羅馬人，只不過方式不同而已，最後卻走向分裂，雖然看結局是個大問題，可是仔細分析和理解以後，就知道這不是什麼重要問題。

真正成為問題的，是優越意識，人們對福音沒有優越感，可是對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文化，都有各自的優越意識，喜歡擺出權威。對於優越感和權威意識，使徒保羅毫不相讓，仔細一看，教會裡每個人都有不同的信仰方式。

所以只要新信徒加入或有新的信仰方式，就不能容忍，喜歡擺出「怎敢無視教會傳統」的姿態，傳統不是固定的，希伯來傳統也不





是惟一的，使徒保羅擔心的也是這個問題，傳統只是一種形式，信仰形式和傳統固然不能忽視，可是過分堅持就會成爲問題。

教會是否依照傳統形式並不重要，如果不能理解這一點，教會永遠不可能合一，只要兩個人聚在一起，方法就不會相同，何況有那麼多人，意見更是五花八門了。凡是權威意識、優越感都是教會的癌細胞，這是因爲福音和文化背景摻雜一起，才會出現這種問題。

來看韓國的情況，西方人第一次敲開韓國大門，將福音傳入，我們因此特別重視他們傳福音的形式，卻沒有重視福音內容，只是一味遵照他們的禮拜儀式。真正重要的是聖經，而不是禮拜儀式，教會卻因爲這些問題而發生混亂。我們不能因爲自己的信仰形式而忽略別人，擺出優越感、擺出權威的架式，不要忘記，沉浸在自我優越感時，反倒容易犯下大錯。

保羅身爲外邦人的使徒，應該採取外邦人的方式，但是對這些神學問題，又要向猶太人做解釋，經文裡出現「陳說」一詞，他有責任向他們陳說：「外邦人用這種方式信主」，「耶穌是惟一的，信仰是惟一的，信心是惟一的，只不過禮拜儀式不同，讚美方式不同，形式不同」，「雖然外邦人的方式不如猶太人的意，也應該理解他們」，這就是保羅去耶路撒冷的原因，他要做解釋。這很重要，如果稍有差錯，就會扭曲福音，猶太人會誤解，以爲他們自己信的是真道，而外邦人的信心是錯誤的。保羅強調，「惟恐我現在或是從前徒然奔跑」（加二2），保羅爲使自己的奔跑，現在和過去所傳的不致徒勞，一定要加以說明。

保羅於「阿拉伯三年」以後去了耶路撒冷，拜訪彼得、雅各，與他們就是談了些什麼？雖然沒有記載，但推論談到傳福音方式的





問題，外邦人如何信耶穌，如何做禮拜，他們需要討論在這些問題上應該容許自由等這類傳福音和神學問題。

二章1節提及「過了十四年」，十四年後保羅結束第一次傳道旅程，再次帶著問題來到耶路撒冷，得到禁戒偶像的污穢和姦淫，並勒死的牲畜和血結論。此外，在其他問題上不為難外邦信徒，這次會議可以看作是第一次世界傳教大會，由耶路撒冷公會通過了這次決議，為什麼要禁戒偶像和祭物？因為祭偶像就要吃祭物，所以說吃祭物就等於拜偶像，因吃了祭拜偶像的食物，等於參加了祭祀，淫行也是祭祀儀式中的一項，所以這些必須要禁止。

避免陷入律法主義

在此，我們還要談到經文裡沒有提到的割禮問題和安息日問題。耶路撒冷公會的決議中居然沒有涉及猶太人生命一樣重視的問題，這意味外邦人不用行割禮，不用守安息日。猶太人到現在仍然行割禮，耶路撒冷約有一萬餘名信徒，這還算少數，在美國有很多猶太人信基督，可是他們建立教會，也不稱教會，是「基督教會堂」。因為猶太人怎麼也不信耶穌，經一些人研究傳教學後，制定了這樣的方針：猶太人可行割禮信主，不必守主日，守安息日屬自願，定這些規定後，他們開始信主了。

這種傳福音策略，成功使那些頑固的猶太人信耶穌，主日不必再守，守有幾千年文化傳統的安息日，行割禮信耶穌，這是猶太方式的信仰，這樣的方式容易讓猶太人接受，那麼不是猶太人，應該怎麼辦？當然沒有必要跟從猶太人的風俗，文化，那就不用行割





禮，守安息日。

保羅在耶路撒冷公會得到了這一許可，今天經文的主要內容就是針對這個問題，是保羅的一次試驗，使徒保羅去耶路撒冷，帶著提多，保羅是以色列人，行了割禮，又是迦瑪列的弟子，是法利賽人，因為有這樣的背景，出入耶路撒冷沒有什麼問題，可是，提多成了問題。

提多是保羅的助手，是他信心的兒子，因為提多是希臘人，沒有行割禮，領著提多去耶路撒冷，是爲了試驗耶路撒冷公會是否同樣以主的名迎接沒有受割禮的提多，如果以主的名接待提多，那麼教會就不會出現是非，如果是相反的情況，就會發生大問題。看使徒行傳，提摩太是受了割禮，因為他的父親雖然是希



臘人，母親卻是猶太人，因而行了割禮，二章3節提及「沒有勉強他受割禮」，沒有勉強讓他受割禮，因此，提多在沒有受割禮的情況下參加了耶路撒冷教會。

果不其然，耶路撒冷教會發生了爭論，有人責問為什麼要領外邦人進聖殿，保羅對這一問題絲毫不相讓，二章4節中「偷著引進來的假弟兄」，指的就是猶太主義者，是偷偷進來的人，但不是信徒，因為他們沒有信心，沒有得救的恩典，那麼他們為什麼出入教會？是爲了迷亂信徒。散布「外邦人要信耶穌，先接受割禮」，這些話似乎沒有甚麼可挑剔的，可是一旦做了讓步，就成了問題，因爲此例一開，其他的陳規陋習每個都要守。就是說承襲猶太人數千年來的宗教傳統，守安息日、祭祀、還有很多律法，所以要行善，注重行爲，爲律法所網綁。最後，耶穌的寶血變得不具意義，再也沒有耶穌了，在花言巧語面前稍爲做出讓步，就會不知不覺由信徒變成沒有沒有信心的人，應該警惕這一點。

律法主義者把恩典當做自由，把自由看作放縱，所以，他們強調行善。不能只有信心，不能只得赦免，還要守律法，守安息日，行割禮。人們最後真的沉醉於行爲，因爲有行爲，就會變得驕傲，除了行爲，好像沒有別的，看見不參加晨禱的人就想批評：「那樣的信心，根本不值得一提。」只因參加晨禱，就開始自我膨脹的也是一樣。

爲主做工固然很好，但服事者看見不服事的人，就傲慢藐視他們，熱心禱告、服事、行善，卻忘了耶穌。心裡只有自己的善行，自己的功勞，以爲自己是義人，成了典型的律法主義者。耶穌沒有了，恩典沒有了，陷入這種狀態的人很容易分辨。



他們總是一臉倦容，能不疲倦嗎？有熱心，卻沒有恩典。一天當中要晨禱、通宵禱告、禁食禱告、上禱告山禱告，越來越多，越來越累，心裡也沒有平安。行善救濟還是沒有平安，最後在惶惶不安中度日，得了感冒還認為「哎呀，可能是因為沒有奉獻」被律法網綁，成為失去恩典的人，保羅擔心的正是這一點。偷偷進來的假弟兄，窺探我們的自由，企圖用網套住我們。

恩典是自由，讓我們從死亡、魔鬼、罪、律法的網綁中得到自由，當然不是甚麼放縱，希望大家都生活在恩典中。恩典超出律法，恩典、感謝的生活中能顯出大能，憑信心能做更多善行。

若因著律法行善，因律法不去犯罪的人，越是小心謹慎，信仰越是後退，容易犯下更多的罪，包括驕傲。在律法主義者看來，恩典的生活似乎不成體統，似乎放縱沒有秩序。可是，恩典的世界充滿良善和慈愛，恩典生活的自由秩序，可能也會出現問題，因而耶穌親口告訴我們：「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找到真理以後，在真理的支配下過自由的生活。所以說，福音就是自由，得救就是自由，可是律法主義者視為無稽之談，持著敵意。

奧古斯都有句名言：「真心愛主，然後按你的心意去服事。」真心愛主，耶穌已經做了生命的主人，還有必要再受世俗的束縛嗎？誰還能壓制我？沒有人能夠奪走我的自由。

主題經文正是指出了這一點，偷偷進來的假弟兄，像是真正有信心，真正走正道，但卻在窺探信徒的自由，想讓我們做律法的奴僕，所以大家不要容讓，反覆強調「一刻的工夫也沒有容讓順服他們。」

所以保羅強調：「一刻也沒有容讓順服」，就算只此一件





事，也不能像律法主義者妥協，不能向他們讓步，真正的福音主義者，是不做妥協的。「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們中間」，這就是保羅的信仰表白。在真理中生活，讓真理永遠存在你們中間，福音的自由性很重要，福音是永恆的，可是福音的形式，盛福音的器皿有可能改變，大家記住，無論是猶太人，還是外邦人，對於福音的自由性，在真理上是不能有絲毫容讓，要完完全全堅持真理的絕對性。 █